

## 湖头条

## 驴铃声声

周明金

小时候,常见一队队驴车从村庄旁经过。长长的架子上装着三套或五套窑货:每套窑货都是大号缸里面装着中号缸,中号缸里面装着小号缸,小号缸里面装着罐子、罈、煨罐子、酒壶、夜壶或花盆。缸与缸之间用枯草隔离,每套窑货都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架子上,不摇不晃不碰撞。每张架子车前都有一头毛驴拉套,毛驴脖子上系着铃铛。毛驴为了驱赶蚊蝇骚扰抑或是长途跋涉给自己解闷,不时“突突突”地打着响鼻,摇摇头,铃铛就“叮铃叮铃”响起来。前面的响了,后面的也跟着响了,“叮铃叮铃、叮铃叮铃、叮铃叮铃……”铃声清脆、悠扬,人们知道“拉脚的”(拉窑货的)经过了。我们都跑出来看,尾随着听那“叮铃叮铃”的驴铃声。车夫目不斜视,不时喊出“驾、驾、驾——”驱赶毛驴奋力前行的指令。毛驴不敢偷懒,弓着脊梁使出浑身力气,有的身上出了汗。车夫脚穿草鞋,一个肩头挂着褡裢,一个肩头搭条手巾,两手握住车把,身子前倾,显得很吃力。

那时都是土路或砖渣路,有上坡,也有下坡。上坡时车夫和毛驴一起用力,下坡时,车夫抬起车把,车脚着地慢慢滑行。钉有汽车外胎的车脚摩擦着路面,扬起了灰尘,顷刻间尘雾弥漫了道路。

“拉脚的”车上带有柴米油盐 and 锅碗瓢盆,到了饭时,选择一处有水,有青草的地方“吁”的一声停下来,立灶做饭。把毛驴散在草地上吃草。饭做熟了,毛驴也吃饱了,“嗯昂嗯昂”叫几声。人吃饭,毛驴卧下来打几个滚就地休息。人吃完饭,收拾起炊具,吆喝着歇息,差不多了的毛驴,牵到水边饮水,套上套继续赶路。

他们是把固始方集老缸窑生产

的窑货拉到安徽的阜南、临泉、太和或更远的地方去,卖给供销社或走村串户零卖。价格多少?一趟能赚多少钱?走了几天?走了多少里路?不得而知。只知道如果不下雨,每隔几天都会有“拉脚的”毛驴车经过。他们说着浓重的方言,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他们是“蛮子”还是“侉子”。

有时经过我们这里,也会有人喊住他们,买一些煨罐子、酒壶、夜壶之类的小型窑货,大型的窑货卸下来,再装车不容易。他们可能认为夜壶登不了大雅之堂,上不了台面,把夜壶叫做“嘴子货”。想想也是,夜壶有用就是嘴,如果没有嘴,也就无用了。因此,我们这里骂那些光耍嘴皮子,不干实事的人是“床底下夜壶——嘴子货”。

酒壶,家家必备。那时喝的酒大多是小作坊酿制的粮食酒,燎热喝口感最佳。来客了,拿酒壶倒上酒放锅里煨热或用麻秸、芝麻秸燎热。写进酒盅里,喝到肚里热乎乎的,是一种享受。

煨罐子,农家常用之物。把它放在灶膛里利用灰烬的余热,将水煨热,冬天里给家人洗脸、洗脚;利用余热,甚至能将米煨成粥。煨罐子有大号和小号两种,大号的可容纳一只整鸡,小号的小巧玲珑。用瓦煨罐子炖鸡炖鸭炖蹄髈,与现在用铝合金高压锅炖制的味道迥然不同,它是用文火慢慢煨熟的,不破坏食物的有机营养成分,罐子本身也没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微量元素。

有关煨罐子,在我们这里有这么一句俗语:“想死你个卖煨罐子的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想得倒好,但根本办不到。

这个俗语是有真实来历的:大集体时代的一个夏天,一个卖窑货的

年轻人,从老缸窑挑来一担窑货走乡串村叫卖。这天他来到一个村庄,正是晌午十分,天气特别炎热。热得挑窑货的汗流满面,口中干渴,他见有婆媳两人在树荫下乘凉,便也走过去放下担子歇一歇。别看挑的窑货尽是一些瓦盆、瓦罐、尿壶、煨罐子、酒壶……重量可不轻。

挑窑货的年轻人一边撩起褂襟擦汗,一边和这婆媳两人答话,东一句西一句的闲扯。

婆婆问:“你这窑货卖多少钱一个?”

年轻人答:“瓦盆,两元钱一个;瓦罐,一元钱一个;尿壶,五角钱一个;煨罐子,一元五角钱一个……”

“这么贵呀?”

年轻人擦了一把汗说:“老太太,您不知道,入夏以来连续下大雨,老缸窑的窑都冲塌啦,根本就没有窑货了,所以才卖这么贵的。”

老太太把嘴一撇:“你骗谁呢?”

年轻人瞅了一眼漂亮的媳妇说:“骗您,我是您儿子。”

媳妇儿脸一红,知道挑窑货的年轻人耍贫嘴,想赚她便宜,把头转向一边去了。

老太太又问年轻人:“你这是正宗的方集老缸窑的窑货吗?”

年轻人见漂亮媳妇儿娇羞的模样,越发放肆起来,故意提高嗓门说:“保证是正宗的方集老缸窑窑货。骗您,我是您儿子!”

媳妇儿忍无可忍,扭过脸恨恨地说:“想死你个卖煨罐子的。”

不知何时起,不再有挑担走村串户卖窑货的商贩,再也看不到脚穿草鞋,一个肩头挂着褡裢,一个肩头搭条手巾,两手握住车把,身子前倾,显得很吃力的“拉脚的”。“叮铃叮铃”的驴铃声也远逝了!

## 诗 品时空

## 元宵夜吟

江声中

瑞雪良宵漫碧天,花灯锦簇贺团圆。  
迎春烟火歌盛世,万里乾坤喜气连。  
虎跃龙腾交好运,鸾飞凤舞送华年。  
举家欢聚不眠夜,堂有双亲敬奉前。

## 草木有本心(外一首)

苏小小

在文字的江湖里放逐春天  
在唐诗三百首里泛舟  
在九百阙宋词的浩瀚里徜徉

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  
梅花冷,桃花白,杏花柔  
粗犷的、豪放的、婉约的  
明喻也好,隐喻也罢  
都不及你洒脱的、轻柔的  
飘逸的、蝇头小楷  
令人回味

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?

往事已逾千年  
莲步生香的女子  
已云深不知处

那些宏大的叙事  
散落在梅岭的烟波里  
许多美好的事物  
在这个春天,继续抒情

## 在珠玑巷认祖

霜染岁月

内心的波澜不再起伏  
知天命的年轮  
滑向人生的谷底  
露出慌乱的心事

在珠玑巷认祖

73个姓氏不分偏旁  
不论上下结构  
无论你是单姓还是复姓  
都能一一认祖归宗

泛黄的164个族谱  
在时光的打磨里脉络分明  
顺着古道一路向北  
你总能与中原攀上至亲

在珠玑巷

流水的姓氏套不牢灵魂的骨头  
总有一些游子,半生的体温  
捂不热族谱里的故乡  
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

## 开心时刻

## 雪趣

蒋志明

小城前夜又北风,随风而来的雪,下得沸沸扬扬,漫不经心,悄无声息。看着这漫天飞舞的风雪,我的心非常的宁静。

自小到大,我都非常喜欢下雪。记得我六七岁时的冬季,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,整天都在做着美梦的我,渴望着早日过上城市生活。从山沟沟里跳出去,到外面去寻找精彩万象的世界。

天遂人愿。20世纪70年代末,也就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,父亲从城市放假回到了老家,在吃年夜饭的时候,当一家人乐哈哈地吃着美味佳肴时,父亲突然放下饭碗,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:过罢年带我们全家进城。我们姊妹们乐得合不拢嘴。我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饭扒拉完,迫不及待地来到小院内,哇,刚刚吃饭前还只是飘着小雪花,此时却是鹅毛大雪。我顿时来了兴致,回到家里拿出小铁铲,然后一下子跳到院内的花坛上,用小铲子把周围的雪聚到一起,开心地堆起了雪人。我先把一堆雪拍打严实,做

成雪人的身子,然后再做雪人的头部,用两个溜溜子做眼睛,找了一顶小帽子戴上,接着做鼻子、耳朵,忙活了一个多钟头,一个美丽可爱的雪人便活生生地呈现于我的面前,栩栩如生。我喊出家人们出来欣赏,他们都纷纷竖起大拇指,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能成事,因为我堆雪人的认真劲儿感动了他们。以后每年的冬季下雪天,我除了堆雪人外,还找来一些废旧的砖头做成小桥。砖头之间用雪填平,那专心致志、一丝不苟的模样,着实令我入迷。整个小花坛被我点缀得像艺术天堂。左边堆了一个小雪人,中间栽了两棵泡桐树苗,右边搭建了一座小桥。忙了半天,虽然是大冬天,我却浑身上下热乎乎的,甚至身上还有细汗。一份劳动,一分收获。看着我的佳作,一样样地审视着,欣赏着,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份骄傲与自豪!

昨天,堂兄堂嫂请我一起到他们家小聚。吃午饭的前夕,我带着侄孙子和侄孙女到农行后面

的院子去教孩子他们堆雪人。在我的指导下,不一会儿工夫,侄孙女独自堆好了一个小女孩,两个孪生侄孙子合伙堆了一个小男孩。因为他们为雪人的装饰不同,这也是几个孩子的主意,超出我的想象力。

这几天,我们豫南小城的雪像江流似的从未断过。堆积半尺多深的白雪,给小区院内的孩童们堆雪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我刚吃完午餐,推开阳台的窗户透气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楼下有三帮小朋友在聚精会神地堆雪人。他们把雪人堆好后,又在树下捡了几片树叶,有模有样地插在雪人的身上作点缀,孩子们互相借鉴,舒心地交流经验,当一个活灵活现的雪人堆好后,他们长舒了一口气,敏捷地在雪地上打了个滚,又翻了几个跟头,那一股顽皮的劲头与样子,令我恍惚看见小时的自己,我顿时穿越到了童年,来了劲头,和孩童们一起打闹嬉戏。

雪纷纷,树影疏,人又再少年。